

中国顶级编、导、演阵容联袂打造


北京友视荣誉出品

大型平民抗战史诗

天 地 大

高满堂 / 著



 万卷出版公司

中国顶级编、导、演阵容联袂打造

北京友视荣誉出品

大型平民抗战史诗

天大地大

高满堂/著



该小说已拍摄成同名电视剧，敬请关注！

文学顾问：刘倩 郭宝新 总策划：王少勇 朱克虎 策划：徐晓菲 王维维

万卷出版公司

© 高满堂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天大地大/高满堂 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8. 3
ISBN 978-7-80601-866-8

I. 天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45479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丹东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8mm × 248mm

字 数: 660千字

印 张: 35

出版时间: 2008年3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宏建

装帧设计: 陈 波

责任校对: 于凌涛

版式设计: 万晓春

ISBN 978-7-80601-866-8

定 价: 36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—23284386

传 真: 024—23284448

E - 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

黑葡萄、马万海、冯中岳



黑葡萄

第 1 章

“九一八”事变前后，松花江畔有个叫风铃渡的镇子，此镇乃水陆码头，藏在白山黑水深处，背靠匪患横行的驻马岭，北去三百里是海参崴。风铃渡是木材山货贸易集散地，每年松花江开江，顺流而下的木排多在这儿停泊。渡口有几十层江沿台阶，上了台阶就是风铃渡的街面了。街上七行八作那叫齐全：贸易货栈、客栈、酒馆、妓院、大车店、澡堂子、当铺等等一样不缺。活跃在镇子上的人来路复杂，生意人居多，朝来夕走，夕来朝去，也有为筹货卖货滞留十天半月的。时有破帽遮颜穿着破棉袄的人在镇上逡巡，你不可小觑了，说不定是一位参客，怀揣老山参寻觅买主呢；有日本商人，以易货的居多；还有俄罗斯商人，多数做粮食生意，也有开水电磨坊的。这儿常有土匪出没，还有散兵游勇骚扰，那些背着手风琴挂着毛瑟枪喝得醉醺醺的白俄，多是在俄罗斯被苏维埃红军打散的高尔察克匪帮。

江沿有块巨石，上刻“风铃渡”三个遒劲的楷书大字，都说是康熙题的，看那笔势也像；巨石旁竖了一根大木杆，上挑着一个硕大的铜铃，在风中发出苍凉的丁冬声，有人考据是乾隆所赐。渡口每日都繁忙，船只木排有进有出，装货卸货号子声不断。

踏着江沿台阶就上了镇街，镇街土戏台子上时时有野戏班子演蹦蹦戏（二人转），招来不少人围观。其中不乏日本商人、浪人，还有穿着铁路制服的日本员工，他们聚在一起不停地笑着，鼓着掌，一色地用日语交流。

戏台的对面有一道风景，就是瞎老婆子老蛾子的茶棚：门口一溜儿八个“蹲裆灶”，坐着八只大铜壶，壶里的水开了，蒸汽顶着哨子发出尖利的啸声。有时候你看老蛾子坐在椅子上像是睡着了，其实她在侧着耳朵听戏台上的戏出呢。别看老蛾子眼瞎，眼睛耳朵灵，鼻子尖，有人在街上走过，只要是镇上的，她听脚步声就能点出名来，隔着三丈远就能闻着人嘴里的味儿，准确地说出人家吃了什么。她随时握着痒痒挠儿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手一挥，再看看地上，保准有一只死苍蝇，说的一点也不来玄。还有更绝的呢，瞎老蛾子能剪一手窗花，八仙过海、麻姑献寿、

麒麟送子……剪的人物在像与不像之间，有说好的，有说不好的，按今天的说法应当是抽象派，可惜作品都没保留下来。

镇东有家大车店，老掌柜的冯保良，人称冯大车。大车人高马大，好一副身架子，更好的是一脸胡子，胡子茬儿硬得很，据说有一回他师母老蛾子手上扎了刺儿，到处找针挑，没找到，大车说别找了，拔下根胡子把老蛾子的刺儿挑了出来。说书的柳蛤蟆坚持说是杜撰，杜磨菇曾找大车求证，大车却笑而不答。

这几天冯家要办事。办什么事？独生儿子要娶亲。这不，账房先生潘德顺支使下人老贵、文嫂一干人等忙得脚打后脑勺。冯家的人都在忙，就有一个人不忙，那就是大车的宝贝疙瘩驴子。驴子是大车的独生子冯中岳的乳名，准新郎，这阵子疯疯癫癫地扛着大镢头在院里转悠，这儿刨一下，那儿刨一下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八分熟的发面馒头，亏他马上要做新郎了。其实驴子并非从小就傻，是傻在十岁上，那一年镇上马冯两家械斗，镇西马家的马国贤一棒子把他打傻了。他傻了，娘死了，从小没人调教，驴性十足。他爹大车常说：儿子，从小给你起名驴子，是为了让你好养活，谁知道你现在给头活驴不换！驴子人傻，长的模样和他爹简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，也是大身架子，就是个子没他爹高，单眼皮儿，眼睛不大，像两点漆，由于傻，看上去黑洞洞的。

这阵子驴子身后站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，粗眉大眼，厚嘴唇儿，模样倒也中看，就是长得瘦小，像没开扎的萝卜，她叫山菊，是驴子的准新娘。这不，山菊凑到驴子跟前，扯着他的衣襟说：“驴子哥，我和你成了亲咱俩就是两口子了，你以后别欺负我，你周遭打听打听，哪有汉子欺负媳妇的？人家都稀罕不够呢。”

驴子斜了山菊一眼说：“美的你，我才不要你做媳妇呢，像个干巴猴子，浑身没长爱人肉，黑葡萄才是我媳妇呢。”继续抡着镢头乱刨。

山菊生气了，骂道：“死驴子，你没看看自己的傻样，我还不稀跟你呢！”

驴子瞪着眼说：“你说谁傻？你才傻，赖在我们家不走，回你的海参崴吧！”

山菊不服：“你说了不算，是老爷子要我给你做媳妇，我是明媒正娶，谁也撵不走。”

驴子不屑：“拉倒吧，我爹是可怜你没爹没娘，权当是收留条小狗。”

山菊生气了，吐了驴子一脸唾沫，咧着嘴哭了：“呜……你才是小狗！”

驴子抹着脸说：“狗尿马尿，扑落扑落就掉。”

潘先生闻声过来，拉开山菊劝慰：“山菊，别哭了，你是要做媳妇的人了，别惹他。”对驴子，“你也是的，你比她大，就要当新郎官了，该让着点。”

驴子木呆呆地说：“我没惹她，是她惹我。”

这时候大车捧着水烟袋走过来，说：“潘先生，不是我说，你听听，都说咱驴子傻，可说出句也挺抓理儿的。熊玩意儿除了刨墙刨地也没什么大毛病，可就是愿意胡说八道，奇了怪了。”又对驴子说，“我说宝贝儿子，你是真傻假傻？”

不料驴子看都没看老爹一眼，扛着镢头走了。

大车看着驴子的背影直叹气：“这孩子，不枉了我给他起的小名，动不动就犯驴性子，咱家还用置办牲口吗？你给他腓上插上扫帚就是驴啊。驴子，你到哪儿去？”

驴子头也不回：“找黑葡萄。”

大车跺了跺脚说：“咳，又去找她，就是没眼力见儿，也不知道人家烦不烦，真丢我的脸。”

潘先生笑道：“掌柜的用不着和他生气，让他玩去吧。”

大车摇着头说：“管不了啦！我说潘先生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就这么个独生子儿，千顷田里的一棵苗，喜事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，不要在乎花钱！”

潘先生说：“掌柜的放心，一定错不了。”

大车问：“请帖都写好了？”潘先生说写好了。

大车又问：“给没给马国贤写帖子？”潘先生说也写了。

大车说：“抬头怎么写的？”

潘先生支支吾吾：“也都是按老规矩。”

大车说：“落款一定要写明白了，我这是请孙子。”

潘先生叹口气：“写了也是白写，这些年咱们两家早就断了来往。”

大车说：“他不来是他失礼，我当爷爷的不能和孙子一般见识。”

潘先生忙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大车抽着水烟袋，咳着说：“你说我这辈子就这么个宝贝，捧在手心里瞅着长大，瞅着瞅着怎么就瞅成了这么个熊奶奶样？真是的，牙牙葫芦养家雀，越养越抽抽。我这身子骨眼见一天不如一天，说不定哪一天就吧嗒了，真不愿意就这么闭眼啊！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这一辈子，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嫖也嫖了，赌也赌了，够本了，等我死那一天你们谁也不用哭。我现在没别的心事，就等着给驴子把家成了，要是老天爷容我几天空儿，发发慈悲让我抱抱孙子，那就是烧高香了。”

潘先生笑着说：“叫你说得怪吓人，孙子有的你抱，我就是担心咱少东家没看好山菊。”

大车一拍大腿：“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除了山菊谁跟他？”

潘先生把双手一摊：“唉，说的是什么！”

大车啐了口烟道：“虽是这么说，可我就这么个儿子，说什么也要把事办得风

风光光，让烟囱山也能听到响动。”

潘先生忙说：“老掌柜的，使不得，别招惹来小北风，听说那家伙杀人不眨眼呢。”

大车冷冷一笑：“你说小北风？草寇一个，在我眼里就是只臭虫，蚂蚱，咱关东山有句老话，臭虫顶不起被单，蚂蚱穿不走靴鞮！”

驴子说找黑葡萄，黑葡萄是谁？是镇上大学问人周树美的独生女。咱先不说她，且跟我去书场听说书人柳蛤蟆说《桃园三结义》。

柳蛤蟆是说书人柳运升的艺名，跟师父学艺的时候，师父说，你嘴岔子大，嗓门儿亮，艺名就叫蛤蟆吧。自从出道，大名倒没人叫了。这阵子柳蛤蟆书正说到紧要关口，一拍醒木闭了嘴，端起身边的接盘走到听书人的面前道：“各位老少爷们儿，书先说到这儿，精彩的还在后头，说书人说得口干舌燥，也要养家糊口，帮帮钱场吧。”

有个听书人不干了，嚷道：“蛤蟆你也太过了，不到三袋烟的工夫就卖关子，接着说，少不了你的钱！”

柳蛤蟆拿着架子：“那可不行，想继续听书就得赏钱，不然我可拍屁股走人了！”

这时候从角落里站起一个人，步履轻盈，几乎是飘到说书桌前，稳稳坐下，啪！一拍醒木。众人一愣，原来是周树美的女儿黑葡萄。这姑娘二十多岁，长得漂亮！身段苗苗条条，一条大辫儿又粗又长，又黑又亮，眼睛黑且大，眼睫毛长着呢，扑闪扑闪像是会说话，一笑俩酒窝。

柳蛤蟆呵斥道：“葡萄，这不是女孩呆的地方，你爹要是知道了还不得把我骂死，赶紧回家跟你娘学针线活去！”

黑葡萄笑了笑说：“腿长在我自己身上，嘴长在我自己腮上，我想干什么我爹管不了，今天我要给大伙说段书。”

柳蛤蟆瞪大眼睛说：“我的天哪，你想顶我的行！”

黑葡萄说：“对，想说一段不讨赏钱的书，让老少爷们乐和乐和。”

柳蛤蟆说：“就你？想砸我的饭碗？把你能耐的！”

黑葡萄脸上笑盈盈：“就我！不是砸你的饭碗，想借你的碗给大伙换换口味。”

大伙起哄：“葡萄姑娘，说一段，说一段！”

黑葡萄盈盈一笑：“那就来一段。我不敢说能倒背《三国》，但是敢说过目不忘，现在我就接着柳叔叔的切口来。”一拍醒木，“话说那刘玄德在桃园备下乌牛白马各样祭品，刘关张三人焚香叩拜道：念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虽然异姓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；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

同月同日死。皇天后土，实鉴此心，背义忘恩，天人共戮！三人祭拜未了，忽听得墙角有人哈哈大笑。三人抬头看去，啊！不由得个个吓得面如土色。欲知后事如何……我不能像柳叔叔那样说到这就收钱，我接着说！且分文不取！”

说到这儿，说书场里已是一片掌声。柳蛤蟆却傻了似的看着黑葡萄，他没想到这丫头有这么利索的嘴皮子。

书场散了，柳蛤蟆和书迷好友杜蘑菇最后走出书场。柳蛤蟆摸着脑门说：“蘑菇，完了，今儿个我是栽了，这开口饭吃不下去了，谁成想葡萄把书说得这么好！”

杜蘑菇叹道：“这丫头了不得，一部《三国》让她嚼烂吞进肚子里了！”

柳蛤蟆说：“都说少不看三国，老不看西游，周先生怎么也不管束着点呢！”

这时候街面上急匆匆来了两个陌生人，抬着一张门板，门板上躺着一个人，满身满脸血污，惨不忍睹。那两个人边走边喊：“借光，借光，别蹭血身上！”

街上的人驻足观看，都没认出门板上躺着的是谁，议论纷纷。唯独柳蛤蟆觉得这人好面熟，但冷丁却想不起是谁。

两个陌生人脚下生风，朝镇西头奔去。

镇西头是马家的大宅院，老当家的是马爷，大号马国贤。马爷五短身材，细眉细眼，一只膀子十几年前和冯家械斗时落下残疾，做什么都吃不上劲。此时马爷满脸病容躺在炕上，哼哼呀呀的好不难受。小伙计锁龙和几个下人小心翼翼地伺候在一边。马爷喘着，举着颤抖的好手臂对锁龙说：“锁龙呀，我对你说的话听没听见？叫我给我烫壶酒，你怎么就不理不睬？鳖犊子你，我还没死就不听摆弄了！”

锁龙满脸委屈：“老爷，先生不是说了吗，你这病沾不得酒，怎么就不听呢？你不怕，可家里的人都怕，你说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一大家子谁掌舵？我们都是为你老人家好啊！”

马爷怒斥道：“好个屁！不让我喝酒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死了！死活是我自己的事，你只管给我把酒拿来！”

锁龙还挺执拗：“老爷，由你打由你骂，要喝酒可不能听你的。”

马爷气得浑身乱颤：“好啊，我谁也不用！”说着爬起炕要去取酒，却一头栽倒在地。

锁龙赶忙扶马爷坐到太师椅上，哭咧咧地说：“老爷，你坐好了，我听你的还不行吗？”说罢去取来酒菜放到桌上，“老爷，小点口儿喝，咱细水长流不好吗？”

马爷笑了：“听你的，细水长流。”伸手去端酒杯，可他这好手也颤抖着端不住杯子。

“老爷，我端给你喝吧。”

马爷来了倔脾气：“自打盘古开天地，有喂饭喂药喂水的，你听说有喂酒的吗？”

“没听说。那咱就不喝了？”

马爷笑了：“哪能不喝！我有办法。”说着扯下腰上的英雄带，把带子一端缠在落了残的左手腕上，另一端从脖子后边绕过来，用右手使劲地拽着，左手端起酒杯，稳住了，一仰脖把酒灌了下去。下人们都惊呆了，说这老爷子，活活一个酒仙！

这时院里传来一阵惊呼声，马爷吩咐锁龙去看看怎么回事。锁龙慌慌张张跑出屋，旋又跑回来，惊呼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，少东家回来了，人不行了！”

马爷忽地站起来，颤声道：“啊？万海回来了？怎么就没事先来个信儿呢？”踉踉跄跄向屋外奔去，跑到院里一看，只见门板上躺着一个人，血肉模糊看不清模样，已经奄奄一息。马爷掏出手帕擦掉这个人脸上的血污，一看，果然是自己的儿子马万海，背着手，围着儿子不停地转着，看着。不经意间，马万海眼睛微微睁开，眼神和他的目光一碰，又闭上了。马爷嘴角微微一动，挥了挥手：“抬进屋吧。”

下人忙活着抬少东家进屋。马爷倚靠在院门框上，眯着眼睛，看着悬挂在江边上的太阳，像是睡着了。他忽然一愣怔，睁开了眼睛——只见远处江面上一只木排顺流而下，木排上赫然摆放着一口黑漆棺材。

马爷笑了。

再说冯大车的宝贝疙瘩驴子这阵子扛着大镢头来到了老蛾子茶棚前，这刨刨那刨刨，不停地和过往的“爷爷”打着招呼。在他眼里，是个爷们儿都应该叫爷爷，镇上的人已习以为常。驴子刨着刨着来到开纸铺的花狸子面前，央求道：“大爷爷，领我到你家的扎纸铺看看呗，你再给我扎匹大马。上回你给我扎的我一骑上去就压塌了，不好玩。”

花狸子朝驴子的屁股踢了一脚：“滚一边去！你不说这件事我还不生气，上回我给你扎的那匹马你爹还没给钱呢！”

“那是我爹赖账，我不赖账，这回你记我的账，等我爹死了我当家就还你钱。”

花狸子乐了：“你说话算数？”

驴子点头：“算数。你再给我扎个小闺女，就照着黑葡萄的模样扎，眼睛大一点，黑一点。”把双手抬到眼前忽闪着，“眼毛长一点，最好能眨眼，我多给你钱。”

花狸子笑道：“想不到你这小子还好色。要不要给胸脯子填上棉花？鼓出两个大奶子，摸上去软乎乎的，那才叫过瘾。”

老蛾子听着生气了，呵斥道：“花狸子，你这挨千刀的，有你这么调理孩子的

吗？”

花狸子汕笑：“老婶子，我是说着玩，男女的事他懂个屁！”说着往远处江面看去，嘴里嘀咕：“奇怪，刚才一个木排载着一口黑漆棺材靠渡了，怎么又来了一个？也载着棺材，白皮的，谁家死人了？还是俩，没听说啊！怪不得今天一早喜蛛爬到我的被窝里，来大买卖了！”

老蛾子骂道：“花狸子，人家死人你唱喜歌，缺德吧你。嗯？谁家死人了？”
“还能是谁？一个是马爷，另一个就说不准了。”

老蛾子摇着头：“你说马爷不行了？不会吧？前几天还听人说他张罗要续弦呢。嗯？驴子呢？怎么听不见他刨地的声了呢？”

这时候驴子已经扛着大镢头来到周树美家门口，吭哧吭哧又刨了起来，刨着刨着刨到门槛。

黑葡萄闻声跑出屋子喊：“驴子哥，你干吗刨我家门槛啊？快住手！”

驴子不刨了，喘着气：“葡萄，你爹在家吗？”

“你找我爹？”

“找你爹干什么？找你玩呢。”

“你管我爹不在家干什么？”

驴子嘿嘿笑着：“我怕你爹。”

黑葡萄也笑了：“我爹是老虎？咬你了？”

驴子还是傻笑：“你爹不是老虎，你是老虎。”

黑葡萄扑哧一声笑出了声：“我怎么就成老虎了？”

“花狸子说的，他说女人是老虎。”

黑葡萄板着脸：“我是老虎，你怕不怕我？”

驴子摇摇头：“不怕。”

“就不怕我咬死你？”

“你要是咬死我，我也愿意。”

“都说你爹要给你娶媳妇了，娶的是海参崴来的山菊姑娘，真的吗？”

驴子把嘴咧得瓢似的：“我才不要她当媳妇呢，瘦猴子，没长爱人肉。要娶媳妇我就娶你。”

黑葡萄咯咯笑了：“我就长爱人肉了吗？”

“嗯，你长了。”

“那你就说说我哪儿长爱人肉了？”

“你哪儿长的都是爱人肉。”

黑葡萄受到奉承心里也美，又有些伤感：“驴子哥，你要是不傻多好！记得咱俩小时候成天在一块玩，谁也不敢欺负我，你扮山大王，我给你当压寨夫人，多有意思。你现在傻乎乎的不稀人待见。”

“我才不傻呢。”

“拉倒吧，你不傻怎么乱叫人？叫这个大爷爷，叫那个老干妈，连辈儿都分不清。”

“都怨我爹给我整糊涂了。”

“你爹怎么就给你整糊涂了？”

“要我说我也说不清。”

二人正在嘎嗒话儿，周先生出门送客。原来他的一个法国留学朋友叫韩建平的来拜访，鼓动他在风铃渡办一所小学堂，也不枉了年轻时赴欧留学立下的报国宏志。送走客人，周先生见驴子刨烂了自己家的门槛，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中岳，你刨我家门槛干吗？你和我们家有仇？”

“没仇啊！我怕你家门槛绊着老干爹，磕掉门牙就不好了，我是做好事呢。”

周先生叹着气：“唉，你说你天天来，我家的门槛都叫你踏平了。”

“老干爹，我跟我爹说说给你家换个门槛子还不行吗？”

“一派胡言！咦？我什么时候成了你老干爹了？”

“我不叫你老干爹怎么叫？你和老马头称兄道弟，打他那边论我应当叫你侄子，为什么？老马头应当叫我叔叔呀；可你又和我爹呼兄唤弟，打我爹这边论呢，我又该叫你叔叔了，把我整糊涂了，我寻思还是叫老干爹好，叫你占个便宜吧。”

周先生不耐烦了：“我不和你们两家搅和，对你说，我女儿是不会嫁给你的，你不要再来我家胡闹了。”

驴子笑嘻嘻地说：“你是我老干爹，葡萄不嫁给我嫁给谁？等葡萄嫁给我了我就改口，叫你爹。”

周先生火了：“驴子，别胡闹了，你给我走人！”

黑葡萄过来劝解老爹：“爹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”

潘先生来了，一把拽住驴子：“少东家，你爹找你呢，快跟我回家。”

周先生气咻咻：“潘先生，回去跟你们掌柜的说说，驴子成天往我家钻，来了就胡说八道，你看看，今天又把我的门槛刨了，也不是个事呀！”

潘先生满脸歉疚：“周先生，您大人别和小孩子一般见识，他不是傻嘛！我给您换个门槛子。”

周先生摆着手说：“我不是要你们赔门槛，只求你们看好他，别来我家捣乱了。”

马家大宅院这阵子消停了，马万海闭着眼睛躺在炕上一声不吱。下人们给他擦拭血迹，换好衣服。马爷蹒跚着进了屋，坐下，默默地看着儿子。

送马万海的人对马爷说：“马爷，人我给您送来了，也该告辞了。”

“谢了。你们是从哪儿找到他的？”

来人说是受人之托，把人送到就行了，什么也不用说。马爷吩咐锁龙拿来大洋赏给二位。不料二人一个劲地拒绝，还说托付的人说了，不许拿赏钱，不许吃请，要是违令回去没好果子吃，要急着赶回去。马爷实在不过意，吩咐锁龙备了两匹好马送给二位赶路。来人没再推辞，欣然接受了。

来人走后，马爷凑到炕前悄声对马万海道：“万海，行了，人走了，该杀戏了吧？”

马万海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，对老爹嘻嘻笑了。马爷一把握住儿子的手颤声道：“万海，你可想死爹了！”

马万海也流泪了：“爹，我也想您啊！”

这时锁龙一步迈进屋子，见状大吃一惊：“少东家，你没事呀！”

马万海微微一笑：“把你们吓着了是吧？我没事，好好的呢。”跳下炕来在屋里活动拳脚。

马爷问：“万海，这么说你是收到我的信了？”

马万海点头道：“收到了，把我吓了一跳。爹，你没事吧？”

马爷老泪纵横：“万海，爹老了，酒也喝不动了，这口气喘不了几天了，我是怕临咽气见不到你。你回来就好，回来我就能闭上眼了。”

“爹，看你说的，你这不是挺硬朗的吗？”

马爷摇着头：“不行喽，浑身的零件都不中用了，叫你回来就是安排我的后事。先说说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”

“爹，收到您的信我的心着火，可是请不下假来，实逼无奈我就用了苦肉计，详情以后慢慢说。总而言之，我是不愿为军阀卖命了。”

“我问你，我是送你到奉天学医，可你为什么又当了兵呢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那年我学医毕了业，本想回来开个诊所，谁知道毕业典礼时，张大帅去我们学校做演讲，动员我们投笔从戎报效国家。您是没见过大帅，那叫礼贤下士，盛情邀我做军医官。我本来不愿当兵，再三推辞。大帅火了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妈拉个巴子，你还成了人物了，还真让我三顾茅庐啊！鳖犊子，敬酒不吃抢马尿喝，给我绑了去！我是身不由己当了兵啊！”

马爷听罢叹道：“唉，按理说呢，报效国家也是正理，可我就你这么个儿子，眼看要进棺材了，你不回来这家业我交给谁？再说了，你三十好几的人了，至今还没成亲，没给我熬下后人，我是不得已才叫你回来的。”唏嘘不止。

马万海说：“爹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”

“回来了好。你不知道啊，大车的儿子，就是驴子，比你小多了，傻乎乎的，人家快要结婚了，你什么时候讨媳妇？”

“爹，人都回来了，讨媳妇不是举手之劳的事吗？您就好好活着，等着我给您娶媳妇，生一堆胖孙子。”

马爷摇着头：“唉，耽误了，已经耽误了。都是大车造的孽，当年不是为了怕你遭大车的毒手，我能送你去奉天读书吗？你要是不离乡背井，我的孙子也该满街跑了。”

马万海满脸疑惑：“爹，我到现在也不清楚，咱们两家到底是什么世仇？难道就不可以化解？”

马爷长叹一声：“说来话长……”

风铃渡渡口，载着棺材的两个木排都靠岸了，两拨儿汉子抬着黑白两口棺材喊着号子上了岸，登上江岸的台阶，在老蛾子的茶棚相遇了，引来了人们驻足观看。

抬黑棺材的问：“喂，伙计，你们的寿材往谁家送啊？”

抬白棺材的答：“往马爷家送，你们呢？”

抬黑棺材的说：“咦？也是往马爷家送呀。奇了怪了！”

看眼的花狸子对老蛾子说：“老婶子，我说什么来？马爷是不行了吧？”

老蛾子说：“不对呀，他怎么要了两口棺材呢？那口棺材是谁的？看起来风铃渡要有大戏唱了！”

花狸子点头道：“嗯，是要有大戏唱了，我得赶快回去，多扎些纸人纸马，有财发喽！”说罢屁颠屁颠地跑了。

马爷家，马爷和儿子正说着话，院里传来下人的嘈杂声。马万海一愣：“爹，外边怎么了？我去看看。”

马爷摆摆手：“不用看，我要的东西到了。”

这时，锁龙急赤白脸地跑进屋，结巴着说：“老爷，不，不好了，有人闹事，给咱家送来两口棺材！”

马爷一笑：“慌什么！那是我订的。”

马万海大吃一惊，忽地站起身：“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马爷咳了两声说：“你坐下听我说，我有我的用项。”

说话间，两口棺材抬进屋来，马爷围着棺材转了几圈，跪下，深情地抚摸着棺材帮子，赞道：“好东西啊！样式不错，做工讲究，都是上好的楠木，能睡在这

里边也是前世修的福啊。”滴下了两行老泪。

马万海扶起老爹：“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就往那条道上想呢？您得让出工夫让我尽尽孝道啊。”

马爷叹气：“唉，万海，爹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，你看看我的抬头纹，快开了吧？爹没几天活头了！”

马万海哭了：“爹，那都是胡说，有病咱们好好治。”

“唉，治得了病治不了命，爹我有多大的寿限心里比谁都清楚。”

“爹，就算是这样，您也不用买来两口寿材呀。”

马爷一阵怪笑：“我当然知道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两口寿材我只用一口，那一口我是给大车备下的。我估摸大车也来日无多，暂且给他备下，我要接他到阴曹地府，我们接着干，这辈子结的仇在那边做个了结，就不给你们后辈留后患了。锁龙，你找几个人，把这口寿材给大车送去。”

花狸子的扎纸铺门口摆放着纸人纸马什么的，花狸子坐在门口忙活扎纸人。驴子溜达过来看眼：“大爷爷，扎纸人啊？什么时候给我扎黑葡萄啊？”

花狸子不耐烦了：“去去去，没看见我忙吗？有工夫再说。”

驴子见花狸子不搭理自己，趁他没注意，拿了一根哭丧棒走了。

这时一伙人抬着白皮棺材朝冯家大院走去。驴子挥舞着哭丧棒，嘴里打着锣鼓点：“锵锵锵……”溜小跑进了自己家的院子。他的院后，一群孩子吆喝着跟行。

驴子跑进院子喊道：“爹，爹，快出来看啊，送礼的来了！”

大车闻声而出：“谁送礼来了？”

驴子笑嘻嘻的：“不知道，好大的礼呢，抬着一个大箱子！”

说话间，几个人抬着白皮棺材进了院子。

冯家大院乱了营，男丁吼，一个个要打要杀；女眷哭，纷纷往屋里跑；大车见状大惊，盯着棺材半晌无语。

潘先生喝问来人：“谁？谁叫你们送来的？说！”

来人懵懵懂懂：“一个小伙子雇我们送来的，说这是你们家订的寿材呢。”

大车闻言突然抚掌大笑：“哈哈，我知道是谁送的了，马国贤这龟孙子一辈子忤逆，如今学得孝顺了。嗯，我估计他去见马万松也就是在这两天。来来来，把棺材抬我屋里。”

白皮棺材停放到了堂屋。大车抚摸着棺材赞不绝口：“好东西啊，这龟孙子，真舍得花钱。我试试合适不。”说着躺进棺材，挺满意，“不错，正合适，真是乖孙子，知道我多胖多瘦。舒服，真受活！”

驴子喜笑颜开：“爹，真舒服吗？你出来，我也进去躺躺。”说着要把老爹拽出棺材。

大车瞪着眼睛：“这是孙子孝敬我的，凭什么要你躺？”

“凭什么？我是你儿子，你做老子的要让着儿子。”

“儿子，别的东西可以让，这玩意儿可让不得，有本事自己挣去。”

“你就这么抠门儿？我躺一会儿就还给你。”

爷儿俩急赤白脸地争棺材，花狸子来了，欣赏着棺材：“哟，爷儿俩争窝呢。哎呀，东西不错，哎，还是楠木的呢，怎么没上漆呢？没事，上漆的事就包给我好了，我给你上七七四十九道大漆，一百年也烂不了，敢打保票。哎呀，房子有了，零七八碎的呢？马呀，牛呀，还有金童玉女，金山银库，都包给我吧。老爷子，我你还不知道，活地道，价钱公道。什么时候要活撂个话，我去备料。”

潘先生推搡花狸子：“你给我滚！有你这么揽生意的吗？我们家没死人！”

花狸子厚着脸皮说：“有备无患嘛，早晚还不得用？咱可说好了，你们家的活我接了。”见驴子手里擎着哭丧棒，惊异道：“驴子，什么时候拿走的？我说呢，怎么点都少一根，原来在你这儿。来，还给我，你要喜欢玩赶明儿我给你扎个幡儿，拴上哨子，风一吹喂儿喂儿的，可好玩了。”

马家大宅院，马爷屋里，马爷和马万海说事儿。马爷说：“万海，这么说你是化了装被人抬着回来的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，满镇的人都看见了。”

“你回来，大车要是知道了，临死也不会放过你。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马万海笑了笑：“爹，我之所以这样回风铃渡，什么事都替您想周全了，就放心吧！大车不会对我下杀手的。”

冯家大院，大车屋里，大车捧着水烟袋像是睡着了。潘先生急匆匆地走进来，见大车睡着了，立在那里不停地喘着气，又不敢说话。大车没睁眼，却轻声问道：“又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掌柜的，风铃渡今天回来一个人。”

“废话，风铃渡哪天不来去千儿八百人！”

潘先生悄声：“万海回来了！”

大车一怔：“万海是谁？”

“就是让你这些年放不下心的人啊！”

大车睁开眼睛，困惑地看着潘先生。